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十九卷 無情婦貪歡罹白刃

魚腸劍，搏風利，華陰土拭光芒起。匣中時吼蛟龍聲，要與世間除不義。  
嫵彼薄情娘，不惜青瑣香。  
吠龐撼蛻不知恥，恩情忍把結髮忘。  
不平暗觸雙眉豎，數點嬌紅落如雨。  
朱顏瞬息血模糊，斷頭聊雪胸中怒。  
無辜歎息罹飛災，三木囊頭實可哀。  
殺人竟令人代死，天理於今安在哉？  
長跪訴哀曲，延頸俟誅戮。  
節俠終令聖主憐，聲名奕奕猶堪錄。

昔人沈亞之做《馮燕歌》，這馮燕是唐時漁陽人，他曾與一個漁陽牙將張嬰妻私通。一日，兩下正在那邊苟合，適值張嬰回家，馮燕慌忙走起，躲在牀後，不覺把頭上巾幘落在牀中。不知這張嬰是個酒徒，此時已吃得爛醉，扯著張椅兒鼾睡去，不曾看見。馮燕卻怕他醒時見了巾幘，有累婦人，不敢做聲，只把手去指，叫婦人取巾幘。不期婦人差會了意，把牀頭一把佩刀遞來。馮燕見了，怒從心起，道：「天下有這等惡婦？怎麼一個結髮夫婦，一毫情義也沒？倒要我殺他。我且先開除這淫婦。」手起刀落，把婦人砍死。只見鮮血迸流，張嬰尚自醉著，不知，馮燕自取了巾幘去了。

直到五鼓，張嬰醒醒討茶吃，再喚不應。到天明一看，一團血污，其妻已被人殺死。忙到街坊上叫道：「夜間不知誰人將我妻殺死！」只見這鄰里道：「你家妻子你不知道，卻向誰叫？」張嬰道：「我昨夜醉了一夜，那裡知得？」鄰里道：「這也是好笑，難道同在一房，人都殺死了，還不醒的？分明是你殺了，卻要賴人！」一齊將他縛了，解與范陽賈節度。

節度見是人命重情，況且兇犯模糊未的，轉發節度推官審勘。一夾，一打，張嬰只得招了。

馮燕知道，道：「有這等糊塗官！怎我殺了人，卻叫張嬰償命？是那淫婦教我殺張嬰，我前日不殺得他，今日又把他償命，端的是我殺他了。」便自向賈節度處出首。

賈節度道：「好一個漢子，這等直氣！」一面放了張嬰，一面上一個本，道：「馮燕秉義殺人，除無情之淫囊；挺身認死，救不白之張嬰！乞聖恩赦宥。」果然，唐王赦了。

當時，沈亞之作歌詠他奇俠，後人都道范陽燕地，人性倜儻，唐時去古未遠，風俗樸直，常有這等人，不知在我朝也有。

話說永樂時，有一人姓耿名埴，宛平縣人，年紀不多，二十餘歲，父母雙亡。生來性地聰明，意氣剛直，又且風流倜儻。他父親原充錦衣衛校尉，後邊父親死了，他接了役緝事，心兒靈，眼兒快，慣會拿賊。一日，在棋盤街見一個漢子打個小廝，下老實打。那小廝把個山西客人靴子緊緊攥定，叫「救命」。這客人也苦去勸他，正勸得開，漢子先去，這小廝也待走，耿埴道：「小子，且慢看！」一把扯住，叫：「客官，你靴筒裡沒了二十兩銀子！」耿埴道：「莫慌，只問這小廝要！」

一搜，卻在小廝身邊搜出來。這是那漢子見這客人買貨時，把銀子放在靴內，故設此局，不料被他看破送官。又一日，在玉河橋十王府前，見一伙人喊叫道：「搶去一頂胡帽！」在那兩頭張望。問他是甚人？道：「不見有人。」耿埴見遠遠一個人頂著一個大栲栳走，他便趕上去道：「你栲栳裡甚物兒？那人道：「是米。」被耿埴奪下來，卻是個四五歲小廝坐裡邊，胡帽藏在身下。還有一個光棍，裝作書辦模樣，在順城門象房邊見一個花子，有五十多歲，且是吃得肥胖。那光棍見了，一把捧住哭道：「我的爺！我再尋你不著，怎在這裡？」那花子不知何故，心裡道：「且將錯就錯，也吃些快活茶飯，省得每日去伸手。」隨到家裡，家裡都叫他「老爺爺」，渾身都與換了衣服，好酒好食待他。過了五六日，光棍道：「今日工部大堂叫咱買三五兩尺頭。」「老爺爺」便同他一起去。晦氣！

才出得門，恰撞了耿埴。耿埴眼清，道這一個花子怎這樣打扮？畢竟有些怪。遠遠隨他，望前面幾個人向一個大緞鋪內走進，耿埴也做去扯兩盡零緞，只道這件不好，那件不好，歪纏。冷眼瞧那人，一單開了二三百尺頭。兩個小廝，一個馱著掛箱，一個鉗了拜匣，先在拜匣裡拿出一封十兩雪白錠銀作樣，把店家帳略略更改了些，道：「銀子留在這邊，咱老爺爺瞧著，尺頭每樣拿幾件去瞧一瞧，中意了便好兌銀。」兩個小廝便將拜匣、掛箱放在櫃上，各人捧了二三十匹尺頭待走。耿埴向前，「咄！」的一聲道：「花子！你那裡來錢，也與咱瞧一瞧！」一個小廝早捧了緞去了，這書辦也待要走時，那花子急了，道：「兒，這是工部大堂著買緞子的官銀，便與他瞧！」那書辦道：「這直到工部大堂上才開，誰人敢動一動兒？叫他有膽力拿去！」正爭時，這小廝臉都失色，急急也要跑。耿埴道：「去不得！你待把花子作當，賺他緞子去麼？」

店主人聽了這話，也便瞧頭，留住不放。耿埴道：「有眾人在此，我便開看不妨。」打開匣子，裡邊二十封，封封都是石塊。

大家哄了一聲，道：「真神道！」那花子才知道認爺都是假的，倒被那光棍先拿去二十多匹尺頭，其餘都不曾賺得去。人見他得了，起了他個綽號，都叫他做「三尺眼耿埴」。這都是耿埴伶俐處。不知伶俐人也便有伶俐事做出來。不提。

且說崇文門城牆下，玄寧觀前，有一個董禿子，名叫董文，是個戶部長班。他生得禿頭黃鬚，聲啞身小，做人極好，不詐人錢，只是好酒。每晚定要在外邊燒幾碗酒，歸家糊糊塗塗，一覺直睡到天亮。娶得一個妻子鄧氏，生得苗條身材，瓜子面龐，柳葉眉，櫻桃口，光溜溜一雙眼睛，直條條一個鼻子，手如玉筍乍茁新芽，腳是金蓮飛來窄瓣，說不得似飛燕輕盈、玉環豐膩，卻也有八九分人物。那董文待他極其奉承：日間遇著在家，搬湯送水、做茶煮飯；晚間便去鋪牀疊被、扇枕捶腰。若道一聲要甚吃，便沒錢典當也要買與他吃；若道一聲那廂去，便腳瘤死掙也要前去，只求他一個歡喜臉兒。只是年紀大了婦人十多歲，三十餘了，「酒」字緊了些，「酒字下」便懈了些。嘗時鄧氏去撩撥他，他道：「罷，娘子，今日我跟官辛苦哩！」鄧氏道：「咱便不跟官。」或是道：「明日要起早哩！怕失了曉。」鄧氏道：「天光亮咱叫你。」沒奈何應卯的時節多，推辭躲閃也不少，鄧氏好不氣苦。

一日回家，姐妹們會著，鄧氏告訴，董文只嗜酒，一覺只是睡到天亮。大姐道：「這等苦了妹兒，豈不蹉跎了少年快活？」二姐道：「下死實捶他兩拳，怕他不醒？」鄧氏道：「捶醒他，不撒懶，不肯業。」大姐道：「只要向他討，咱們做甚來？咱們送他下鄉去罷。」二姐道：「他捶不起，咱們捶得起來？要送老子下鄉他也不肯去。條直招個幫得罷！」

鄧氏道：「他好不裝膀兒，要做漢子哩！怎肯做這事？」大姐道：「他要做漢子，怎不夜間也做一做？他不肯明招你卻暗招罷了。」鄧氏道：「怎麼招得來？姐，沒奈何，你替妹妹招一個。」二姐笑道：「姐招咱自要，有的讓你？老實說，教與你題目，你自去做罷。」

鄧氏也便留心。只是鄰近不多幾家，有幾個後生都是擔蔥賣菜不成人的；家裡一個挑水的老白，年紀有四十來歲，不堪作養。正在那廂尋人，巧巧兒錦衣衛差耿埴去崇文稅課司討關往城下過，因在城上女牆裡解手，正值鄧氏在門前閒看，忽見女牆上一影，卻是一個人跳過去。仔細一看，生得雪團白一個面皮，眉清目朗，鬚影沒半根，又標緻，又青年，已是中意了。不知京裡風俗，只愛新，不惜錢。比如冬天做就一身嶄新綢綾衣服，到夏天典了，又去做紗羅的。到冬不去取贖，又做新的。故此常是一身新。只見他身著白綾襖、白綾褲，華華麗麗，甚是可愛。婦人看了，不覺笑了一聲，忙將手上兩個戒指，把袖中紅綢汗巾裹了，向耿埴頭上「撲」地打去，把耿埴絨帽打了一個凹。耿埴道：「瞎了眼！甚黃黃打在人頭上？」

抬起頭一看，卻是個標緻婦人，還著口在門邊笑，耿埴一見，氣都沒了，忙起身拴了褲帶，拾了汗巾，打開，卻是兩個戒指。

耿埴道：「噫！這婦人看上咱哩！」復看那婦人，還閃在那邊張望耿埴。耿埴看看四下無人，就將袖裡一個銀挑牙，連著筒兒把白綢汗巾包了，也打到婦人身邊。那婦人也笑吟吟收了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看了一會兒。正如肚餓人看著別人吃酒飯，看得清，一時到不得口。

這邊耿埴官差不能久滯，只索身去心留。這邊鄧氏也便以目送之，把一個伶俐的耿埴，攝得他魂不附體。一路便去打聽，卻是個良家婦人，丈夫做長班的。他道：「既是良家，不可造次進去。」因想了一夜，道：「我且明白做送戒指去，看他怎生？」

那邊鄧氏見他丟挑牙來，知是有意，但不知是那裡人，姓名甚誰，晚間只得心裡想著耿埴，身子摟著董文雲雨一場，略解渴想。早間送了董文出去，絕早梳頭，就倚著門前張望。只見遠遠一個人來，好似昨日少年。正在那廂望他，只見這人逕闖進來，鄧氏忙縮在布簾內道：「是誰？」簾中影出半個身子來，果是打扮得齊整：

眼溜半江秋水，眉舒一點巫峰。蟬鬢微露影蒙蒙，已覺香風飛送。簾映五枝寒玉，鞋呈一簇新紅。

何須全體見芽容，早把人心牽動。

他輕開檀口道：「你老人家有甚見教？」耿埴便戲了臉捱近簾邊道：「昨日承奶奶賜咱表記，今日特來謝奶奶。」腳兒起起便往裡邊跨來。鄧氏道：「哥不要囉哩！怕外廂有人瞧見。」

這明明遞「春」與耿埴道，內裡沒人。耿埴道：「這等，咱替奶奶拴了門來。」鄧氏道：「哥不要歪纏。」耿埴已為他將門掩上，復近簾邊，鄧氏將身一閃，耿埴狠搶進來，一把抱住，親過嘴去。鄧氏道：「定要咱叫喚起來？」口裡是這樣講，又早被耿埴把舌尖塞住嘴了。正伸手扯他小衣，忽聽得推門響，耿埴急尋後路，鄧氏道：「哥莫慌，是老白挑水來，你且到房裡去。」便把耿埴領進房中。

卻也好個房！上邊頂格，側邊泥壁，都用綿紙糊得雪白的。內中一張涼牀，一張桌兒，擺列些茶壺、茶杯。送了他進房，卻去放老白，老白道：「整整等了半日，壓得肩生疼。」

鄧氏道：「起得早些，又睡一睡，便睡熟了。」又道：「老白，今日水夠了，你明日挑罷。」打發了，依舊栓了門進來，道：

「哥恁點膽兒要來偷婆娘？」耿埴道：「怕一時間藏不去帶累奶奶。」便一把抱住，替他解衣服。鄧氏任他解，口裡道：「咱那爛驢蹄早間去，直待晚才回；親戚們咱也不大往來；便鄰舍們都隔遠，不管閒事。哥哥來只管來。就是他來，這灶前有一個空米桶，房裡牀下盡寬。這酒糊塗不疑心著我。」一邊說時，兩個都已寬衣解帶，雙雙到炕兒上恣意歡娛。兩個你貪我愛，整整頑夠兩個時辰。鄧氏道：「哥，不知你有這等長久氣力，當日嫁得哥，也早有幾年快活。咱家忘八道著力奉承咱，可有哥一毫光景麼？哥不嫌妹子丑，可常到這裡來。他是早去了，定到晚些來的。」兩個甚是眷眷不舍，耿埴也約他偷空必來。

以後，耿埴事也懶去緝，日日到錦衣衛走了一次，便到董文家來。鄧氏終日問董文要錢買肉、買雞、果子、黃酒吃，卻是將來與耿埴同吃。耿埴也時常做東道。嘗教他留些酒肴請董文，鄧氏道：「不要睬他！有的多，把與狗吃！」

一日晚了，正送耿埴出門，不曾開門，只聽得董文怪唱來了。耿埴道：「那裡躲？」鄧氏道：「莫忙，只站在門背後是哩！」說話不曾了，董文已是打門。鄧氏道：「要邪哩？這等怪叫喚！開門，只見董文手裡拿著一盞兩個錢買的茹桔燈籠進來。鄧氏怕照見耿埴，接著往地下一丟，道：「日日夜晚才來。破費兩個錢留在家買米不得？」

又把董文往裡一推，道：「拿燈來！照咱門門！」推得董文這醉漢東磕了臉，西磕了腳。叫喚進去，拿得燈來，耿埴已自出門去，鄧氏已把門門了。

耿埴躲在簷下聽，他還忘八長忘八短：「以後隨你臥街倒巷，不許夜來驚動咱哩，要咱關門閉戶。」董文道：「嫂子，可憐咱是個官身，脫得空一定早早回來。」千陪不是，萬陪不是，還罵個不停。

第二日，耿埴又去。鄧氏忙迎著道：「哥，不吃驚麼？咱的計策好麼？」耿埴道：「嫂子，他是在官的人，也是沒奈何，將就些罷。」鄧氏道：「他不伏侍老娘，倒要老娘伏侍他麼？吃了一包子酒，死人般睡在身邊，厭刺刺看他不上眼。好歹與哥計較，閃了他，與哥別處去過活罷。」耿埴道：「罷，嫂子怎丟了窠坐兒別處去？他不來管咱們，便且胡亂著。」

鄧氏道：「管是料不敢管，咱只是懶待與他人合伙。」從此，任董文千方百計奉承，只是不睬，還饒得些嚷罵。

一日，與耿埴吃酒，撒嬌撒癡的的一把摟住道：「可意哥，咱委實喜歡你！真意兒要隨著你圖個長久快樂。只吃這攔刀的礙手礙腳。怎生設一計兒了了他，才得個乾淨。」逼著耿埴定計。耿埴也便假裝癡道：「你婦人家不曉事，一個人怎麼就害得他？」

這婦人便不慌不忙設出兩條計來，要耿埴去行，道：「哥，這有何難？或是買些毒藥，放在飲食裡面藥殺了他，他須沒個親人，料沒甚大官司；再不，或是哥拿著強盜，教人扳他，一下獄時，擺佈殺他，一發死得乾乾淨淨。要錢，咱拿出錢來使。然後，老娘才脫了個『董』字兒，與你做一個成雙捉對。哥，你道好麼？」那知這耿埴心裡佛然起來，想道：「怎姦了他妻子，又害他？」便有個不爽快之色，不大答應。

不期這日董文衙門裡沒事，只在外吃了個醉，早早回來。

鄧氏道：「哥，今還不曾替哥哥耍，且桶裡躲著。」耿埴躲了。

只聽得董文醉得似殺不倒鵝一般，道：「嫂子，吃晚飯也來？」

鄧氏道：「天光亮亮的吃飯？」董文道：「等待咱打酒請嫂子。」

鄧氏道：「不要吃！不要你扯寡淡！」只見耿埴在桶裡悶得慌，輕輕把桶蓋頂一頂起，那董文雖是醉眼，早已看見，道：「活作怪！怎麼米桶的蓋會這等動起來？」便躡躡動要來掀看。耿埴聽了，驚個小死，鄧氏也有些著忙，道：「花眼哩！是糴得米多，蛀蟲拱起來，噙醉了去挺屍罷！休在這裡怪驚怪喚的窩惱老娘！」董文也便不去掀桶看，道：「咱去！咱去！不敢拗嫂子。」躡躡躡躡自進房去，喜是一上牀便雷也似打鼾。

鄧氏忙把桶蓋來揭道：「哥悶壞了。」耿埴道：「還幾乎嚇死！」一跨出桶來便要去。鄧氏道：「哥，還未曾去哥耍哩，怎就去？」兩個就在凳兒上要夠一個時辰。鄧氏輕輕開門放了，道：「哥，明日千定要來。」只是耿埴心裡不然是道：「董文歹不中也是結髮夫妻，又百依百順，便吃兩鍾酒也不礙，怎這等奚落他？明日咱去勸他，畢竟要夫妻和睦才是。」嘗時勸他，鄧氏道：「他也原沒甚不好！只是咱心裡不大喜他。」

一日，耿埴去，鄧氏歡天喜地道：「咱與你來往了幾時，從不曾痛快睡得一夜。今日攔刀的道，明日他的官轉了員外，五鼓去伏侍到任。我道夜間我懶得開門，你自別處去歇，攆了他去，咱兩個且快活一夜。」

兩個打了些酒兒，在房裡你一口，我一口吃個爽利。到得上燈，只聽得董文來叫門，兩個忙把酒肴收去，鄧氏去開，便嚷道：「你道不回了，咱閉好了門，正待睡個安耽覺兒，又來鳥叫喚！」董文道：「咱怕你獨自個宿寒冷，回來陪你。」逕往裡邊來。耿埴聽了，記得前日桶裡悶得慌，逕往牀下一躲。

只見進得房來，鄧氏大嚷道：「叫你不要回，偏要回來！如今門是咱開了，誰為你冷冰冰夜裡起來關門？」董文道：「嫂子，咱記念你家來是好事。夜間冷，咱自靠一靠門去罷，嫂子不要惱。」鄧氏道：「咱不起來！」還把一牀被自己滾在身，道：「你自去睡，不要在咱被裡鑽進鑽出凍了咱。」董文只得在腳後和衣自睡，倒也睡得著。苦是一個鄧氏，有了漢子不得在身邊，翻來覆去不得成夢，只囁囁嚶嚶把丈夫出氣。更苦是一個耿埴，一個在牀上，一個在牀下，遠隔似天樣，下邊又冷颼颼起來，凍得要抖，卻又怕上邊知覺，動也不敢動，聲也不敢作。

捱到三更，鄧氏把董文踢上兩腳道：「天亮了，快去！」董文失驚裡爬起來，便去煤爐裡取了火，砂鍋裡燒了些臉水，煮了些飯，安排些菜蔬，自己梳洗了，吃了飯，道：「嫂子，咱去。你吃的早飯咱已整治了，沒事便晏起來些。」鄧氏道：「去便去，只恁瑣碎，把人睡頭攪醒了。」董文便輕輕把房拽上，一路把門靠了出去。

耿植凍悶了半夜，才得爬出牀來。鄧氏又道：「哥凍壞了。快來趁咱熱被。」耿植也便脫衣跳上牀來。忽聽外邊推門響，耿植道：「想忘了甚物又來也。」仍舊鑽入牀下。董文一路進門來，鄧氏道：「是誰？」董文道：「是咱。適才忘替嫂子搥搥肩，蓋些衣服，放帳子，故此又來。」鄧氏嚷道：「扯鳥淡！教咱只道是賊，嚇得一跳，活攬刀子的！」董文聽了，不敢做聲，依舊靠門去了。可是：

意厚念疑薄，情深語自重。

誰知不賢婦，心向別人濃。

這邊耿植一時惱起，道：「有這等怪婦人！平日要擺佈殺丈夫，我屢屢勸阻不行，至今毫不知悔。再要何等一個恩愛丈夫？他意只是嚷罵，這真是不義的淫婦了。要他何用！」常時見牀上一把解手刀，便掣在手要殺鄧氏。鄧氏不知道，正揭起了被，道：

「哥快來，天冷凍壞了！」那耿植並不聽他，把刀在他喉下一勒，只聽得跌上幾跌，鮮血迸流，可憐：

情衰結髮戀私天，謬冒恩情永不殊。

誰料不平挑壯士，身餐一劍血模糊。

人道前船便是後船眼。他今日薄董文，就是後日薄耿植的樣子。只是與他斷絕往來夠了，但耿植是個一勇之夫，只見目前的不義，便不顧平日的恩情，把一個惜玉憐香的情郎換做了殺人不眨眼的俠士，那惜手刃一婦人以舒不平之氣。此時耿植見婦人氣絕，也不驚忙，也不顧慮，將刀藏在門檻下，就一逕走了。出門來，人都不覺。

晦氣是這白老兒。挑了擔水，推門直走進裡邊，並不見人。他傾了水，道：「難道董大嫂還未起來？若是叫不應，停會不見甚物事，只說咱老白不老實。叫應了去。」連叫幾聲，只是不應。還肩著這兩個桶在房門叫，又不見應，只得歇下了。走進房中，看見血淋淋的婦人死在牀上，驚得魂不附體。

急走出門，叫道：「董家殺了人！」只見這些鄰舍一齊趕來道：「是甚麼人殺的？」老白道：「不知道，咱挑水來，叫人不應，看時已是殺死了。」眾人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這一定是你殺的了。」

老白道：「我與他有甚怨仇來？」眾人一邊把老白留住，一邊去叫董文。董文道：「我五鼓出去，誰人來殺他？這便是你挑水進去，見他孤身，非姦即盜，故此將人殺了。」一齊攔老白道：「講得有理，有理，且到官再處。」一直到南城御史衙門來，免不得投文唱名，跪在丹墀聽候審理。那御史道：「原告是董文，叫董文上來！」「你怎麼說？」董文道：「小的戶部浙江司於爺長班，家裡只有夫妻兩口，並無別人。今早五鼓伏侍於爺上任，小的妻子鄧氏好好睡在牀裡，早飯時，忽然小的挑水的白大，挑水到家裡來，向四鄰叫喚道，小的妻子被殺。眾鄰人道，小的去後，並無人到家，只有白大。這明明是白大欺妻子孤身，輒起不良之心，不知怎麼殺了。只求青天老爺明察。」這御史就叫緊鄰上來，問道：「董文做人可兇暴麼？他夫妻平日也和睦麼？」眾人答應道：「董文極是本分的。夫妻極過得和睦。」御史又道：「他妻子平日可與人有姦麼？他家還有甚人時常來往麼？」眾人道：「並沒有。」御史道：「可有姿色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極標緻的。」御史叫：「帶著，隨我相驗。」果然打了轎，眾人跟隨，抬到城下看時，果然這婦人生得標緻，赤著身體還是被兒罩著的。揭開上半截，看項下果是刀傷。御史便叫白大：「你水挑在那邊？」白大道：「挑在灶前。」御史便叫帶起回衙門審。

一到衙門，叫董文，「董文，你莫不是與鄧氏有甚口舌，殺了他，反卸與人？」董文道：「爺爺，小的妻子，平日罵也不敢罵他一聲，敢去殺他？實是小的出門時，好好睡在牀上。怎麼不多時就把他殺死了，爺爺可憐見！」御史道：「你出去時節，還是你鎖的門，婦人闖的門？」董文道：「是小的靠的門，推得進去的。」御史便叫白大：「你挑水去時，開的門，關的門？」白大道：「是掩上的。」御史道：「你挑水到他灶前，緣何知他房裡殺了人？」白大道：「小的連叫不應，待要走時，又恐不見物件，疑是小的，到房門口尋個門門，只見人已殺死，小的怎敢去行兇？」御史「咄！」的一聲道：「胡說！他家有人沒有，干你甚事？要你去尋？這一定你平日貪他姿色，這日乘他未起，家中無人，希圖強姦，這婦人不從，以致殺害。還要將花言巧語來抵賴，夾起來！」

初時老白不招，一連兩夾棍，只得認了，道：「圖姦不遂，以致殺死。」御史做一個「強姦殺死人命」參送刑部。發山西司成招，也只仍舊追他兇器，道是家廚刀所殺，取來封貯了，書一個審單道：

審得白大以賣水之傭作貪花之想，乘董文之他出，矚鄧氏之未起，圖姦不遂，凶忿頓生，遂使紅顏碎茲白刃。驚四鄰而祈嫁禍，其將能乎？以一死而謝貞姬，莫可道也。強姦殺人，大辟何辭？監候具題處決。

呈堂奏請。不一日，奉旨處決，免不得點了監斬官，寫了犯由牌，監裡取出老白花縛了，一簇押赴市曹，鬧動了三街六市，紛紛也有替鄧氏稱說貞節以致喪命的；也有道白大貪色自害的。那白大的妻子一路哭向白大道：「你在家也懶於這營生，怎想這天鵝肉吃？害了這命！」那白大只是流淚，也說不出一句話兒。

單是耿植聽得這日殺老白，心上便念激起來，悲道：「今日法場上的白大，明明是老耿的替身。我們做好漢的，為何自己殺人，要別人去償命？況且那日一時不平之氣，手刃婦人是我；今日殺這老白，又是替我。倒因我一個人殺了兩個人。今日陽間躲得過，陰間也饒不過。做漢子的人怎麼愛惜這顆頭顱，做這樣縮頸的事？」就趕到法場上來，正值老白押到，兩個劊子手按住，只要等時辰到了。周圍也都是軍兵圍住。耿植就人背後平空一聲「屈」叫起來，監斬官叫拿了問時，他道：「小人耿植，向與董文妻通姦，那日躲在他家見董文極其恩愛，鄧氏恣情凌辱，小人忿他不義，將他殺死。刀現藏董文房中牀邊檻下。小人殺人，小人情願認罪典刑，小人自應抵命。求老爺釋放白大。」監斬官道：「這定是真情了，也須候旨定奪。」將兩人一齊監候。本日撤了法場，備述口詞，具本申請，正是：

是是非非未易論，笑他延尉號無冤。

飴甘一死償紅粉，肯令無辜泣九原。

此時永樂爺礪精求治，批本道：「白大既無殺人情蹤，准與釋放；耿植殺一不義，生一不辜，亦饒死；原問讞獄不詳，著革職。欽此。」

此時滿京城才知道白大是個老實人，遭了屈官司；鄧氏是個不長進淫婦，也該殺的；耿植是個漢子。若不是他自首，一個白大，莫說人道他強姦殺人，連妻子也信他不過；一個鄧氏，莫說丈夫道他貞節，連滿京人也信他貞節。只是這耿植，得蒙聖恩免死，自又未曾娶妻，他道：「只今日我與老白一件事，世上的是非無定，也不過如此了，人生的生死無常，也不過如此了。今日我活得一日，都是聖恩留我一日。為何還向是非生死場中去混帳？」便削了發為僧，把向來攢的家私約有百餘金，將一半贈與董文，助他娶親；一半贈與白大，謝他受累，就在西山出家，法名智果。

其時京裡這些風太監，有送他衣服的，助道糧的，起造精舍的。他在西山住了三年，後來道近著京師，受人供養，不是個修行的，轉入五台山。粗衣淡食，朝夕念佛，人與他談些佛法，也能領悟。到八十二歲，忽然別了合寺僧行，趺坐禪林，說偈道：

生平問我修持，一味直腸直肚。

養成無垢靈明，早證西方淨土。

言訖，合掌而逝，蓋已成正果云。

劍誅無義心何直，金贈恩人利自輕。

放下屠刀成正覺，何須念佛想無生。

